



图书馆杂志
Library Journal
ISSN 1000-4254,CN 31-1108/G2

《图书馆杂志》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分级标准对照测评研究
作者：申艺苑，袁曦临
收稿日期：2019-06-26
网络首发日期：2020-07-01
引用格式：申艺苑，袁曦临. 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分级标准对照测评研究[J/OL]. 图书馆杂志.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1.1108.G2.20200630.1532.002.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分级标准对照测评研究*

申艺苑¹ 袁曦临^{1,2} (1 东南大学图书馆 2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自主阅读是指读者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独立地阅读。自主阅读能够促进青少年自主发展能力的形成。囿于目前我国的教育国情和网络环境，青少年自主阅读不尽如人意。本文选择《语文课程标准》课外推荐书目中的外国文学译著，按照A-Z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RA）和蓝思阅读框架（Lexile）三种国外分级标准对其英文原著分别进行阅读分级测评，结果表明既有语文课标推荐书目是粗放型的，缺乏明确的阅读分级，也缺乏相应的阅读指导建议。因此，提出促进青少年自主阅读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应逐步建立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促成学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开展广泛协作，使阅读分级研究真正落地，从而真正帮助青少年读者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 青少年 自主阅读 分级标准 对照测评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ding Standards of Adolescents' Extracurricular Independent Reading

Shen Yiyuan¹, Yuan Xilin^{1,2}

(1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dependent reading refers to the free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of reade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ndependent reading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Limited b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teenagers' independent reading is not satisfactory.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foreign literary translations from the recommended reading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Curriculum Criteria*. According to the three foreign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A-Z grading, DRA and Lexile, it evaluates the English original works by gra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mmended bibliography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is too general. There is a lack of definite reading grading and corresponding reading guidance suggestions. Therefor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eenagers' independent reading i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Chinese reading grading standards, promote extensive collaboration among schools, libraries and publishing houses, and put the study of reading grading truly on the agenda, so as to truly help adolescent readers develop the habit of independent reading.

Keywords Adolescents, Independent reading, Grading standards, Comparative study

0 引言

Annie E. Casey 基金会在 2010 年发布的《儿童计数特别报告》中指出，小学四年级是一个节点。四年级之前的学生大部分在学习阅读（learn to read），四年级之后的学生才开始转向阅读学习（read to learn）^[1]。这意味着高年级小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阅读方法，可以开始自主阅读；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 PIRL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对全球范围的学生进行阅读素养测试，测试对象的年龄为 9 岁，小学四年级的学生^[2]。由此可以认为，从 9 岁四年级开始到 18 岁高中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BTQ010）的研究成果之一。

业,这一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进行自主阅读,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最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青少年阅读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转折阶段。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外阅读作为关注的主要领域。

青少年自主阅读并不只是一个提取文本信息的过程,更是心理发展、情感唤醒的过程。阅读的本质是一种“意义建构”,而在建构过程中阅读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因人而异、灵活能动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中国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可划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3]。法国教育家弗雷内提出“主动阅读法”,采用“活动”的方式,让儿童通过自己的感觉、直观和情感,产生内在驱动力,自主地阅读,进而获取知识^[4]。

我国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的实施难度较大。一方面,置身网络数字时代,如果听任青少年读者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阅读,那么他们会更倾向于自媒体、新媒体,事实上碎片化的屏幕阅读在青少年中已经成为主流;另一方面,青少年学生的学业压力大、课业负担沉重,阅读往往局限于语文课本,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主阅读。从某种程度上讲,《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所列出的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实际上已经成为目前青少年自主阅读的主要来源,扮演了青少年自主阅读指导的角色。尽管对于青少年而言,这并不是完全出于阅读兴趣的自主阅读,但课外阅读毕竟是由青少年在课外自主完成的一种阅读。因此,推荐书目的选择是否得当以及阅读接受程度的高低就成为青少年能否建立阅读兴趣、形成阅读习惯,逐步树立起阅读自信心的关键。

有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推荐阅读书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阅读难易程度,以及是否能够为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所接受进行相关分析和测评,探讨如何促进青少年形成自主阅读习惯。

1 我国青少年自主阅读中的分级问题

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从认知理论层面,揭示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阶段存在先后次序,有其固有的规律,既不可能完全跨越,更不可能颠倒。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青少年的自主阅读无疑需要符合其认知能力和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应的,作为推荐给青少年课外阅读的书目,其推荐的出发点同样应考虑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兴趣。如果不对所推荐的书目,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恰当的分级规范,显然会在阅读效果层面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挫伤读者的阅读自信心。

目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所提供的建议阅读书目,只是一个比较粗放的推荐,主要内容是列出阅读推荐的方向或题名,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版本、出版年等信息,也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年级阶段,更没有相应的导读建议。国内出版社编制的儿童分级阅读书目,如接力出版社的《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2010年版)》,尽管有具体的出版信息和年龄分级,但在青少年中的接受度并不高,主要原因在于该书目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且完全脱离学校教育,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阅读能力要求和阅读指导。宋丽丽在硕士学位论文《接力出版社分级阅读研究》中,探讨了出版社在阅读分级方面所做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难^[5]。

总之,目前的中小學生课外自主阅读是一个缺乏可操作指导的领域,各出版社为了应对中考高考的要求,出版了大量冠以“青少年版”“新课标必读名著”“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的课标读物的简读本和节略本,迎合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以应付考试的需要。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提示,青少年的课外自主阅读中存在着对阅读分级的需要。

美国在“各州阅读标准”中提出美国青少年阅读素养的发展目标:“能独立自主地阅读、评估不同类别的文章,有效地论证和表达多方面的资讯。”^[6]培养青少年的自主阅读习惯,对青少年一生的学习和生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经过多年的科学

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不同成长时期的阅读需求和阅读能力是不同的，青少年需要阅读符合他们年龄心智特点的图书，才不会感到阅读的难度从而挫伤阅读的积极性。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非常注重阅读分级以及分级方式的具体应用。

在我国，“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于2008年率先研发了《中国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和《中国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水平评价标准》^[7]；次年，“接力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推出《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和《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8-9]；201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建议“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10]；2017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推广阶梯阅读”^[11]。

上述政府部门、出版社以及阅读研发推广机构所提出的阅读分级标准和指导建议，从总体上还处于呼吁和建议阶段，已经推出的分级阅读书目，主要面向课外阅读。分级标准缺乏权威性，推荐书目的制定过于主观，以专家评选为主，因此影响力有限，远没有达到全国接受的程度。

2 美国青少年自主阅读与阅读分级标准

以分级阅读（leveled reading）研究发展较完善的英美国为例，英国的分级阅读随着英国教育改革而逐步发展，学校教育及与分级阅读相辅相成，并最终形成与阅读教育相配合的分级标准；美国的分级标准多种多样，既有政府资助研究的分级阅读标准，也有民间组织和个人研发的标准，各个分级标准互相补充，共同为美国青少年在自主阅读、升学、就业等方面提供必备的测量工具。分级阅读的观念得到了英美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可。

2.1 美国主流的阅读分级标准

美国的阅读分级方式大致可分为字母表体系、数字体系、年级体系3种。典型的字母表体系为A-Z分级法，即按照字母顺序，对图书进行难度分级；属于数字体系的有阅读发展评价体系、蓝思分级体系等，采用数字来衡量文

本或读者的阅读能力；年级体系则主要依据中小学生的年级和年龄等因素来判断其阅读水平所达到的程度。

2.1.1 A-Z 分级法

A-Z 分级法也称指导性阅读分级体系，是由两位阅读专家凡塔斯（Fountas）和皮内尔（Pinnell）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总结得出。该方法将图书按A-Z进行分级，共27级，一级称为一个 Guided Reading Level（GRL），从A到Z难度递增，A级最容易，Z+级最难。A-Z 分级法主要考察图书的类型、结构、内容、主题思想、语言、句子结构、词汇、文字、绘画、印刷等10项要素。

A-Z 分级法认为读者阅读能力的发展大致分为6个阶段：阅读萌芽期（Early Emergent Readers）、阅读早期（Emergent Readers）、阅读发展期（Developing Readers）、独立阅读早期（Early Independent Readers）、独立阅读发展期（Developing Independent Readers）和独立阅读期（Independent Readers）。不同阶段的读者可阅读相对应的难度等级的读物^[12]。A-Z 分级法是适合自主阅读的文本分级系统，其特点是同时对文本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进行测量。同时，A-Z 分级法将文本难度级别与学生的年级水平作了关联。

2.1.2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ment, DRA）

DRA 在阅读测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美国教育者委员会研制的一种标准测验，教师或家长可根据测试结果来寻找水平适合的图书，以提高青少年的阅读能力。DRA 测试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会得到不同的分数，表示不同的级别^[13]。教师通过学生的DRA成绩为学生选择适合的读物。

图1显示的是学生阅读水平的发展序列，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会有一个年级基准水平。大部分学生在进入一年级时，阅读水平的数值为3；一年级结束时，阅读基准值为16；二年级结束时，基准值为28；三年级结束时，基准值为38。DRA 根据测试和评估的结果把学生分成初始的读者、早期读者、过渡的读者、扩展的读者四个层次，并且规定了每一层读者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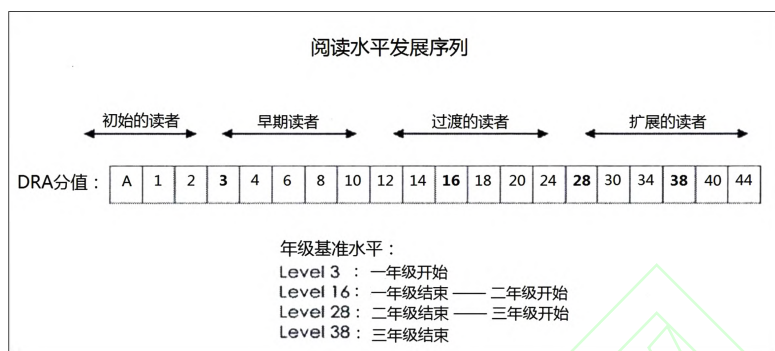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阅读发展水平读者的对应分值

达到的阅读要求^[14]。

在DRA的官方网站上，分别开设了学生、教师、家长等专栏，只要输入学生的阅读测验分值，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适合其阅读水平的阅读材料。DRA分级法与A-Z分级法的不同之处在于，A-Z分级法主要对图书和文本进行分级，而DRA更注重对读者阅读水平的分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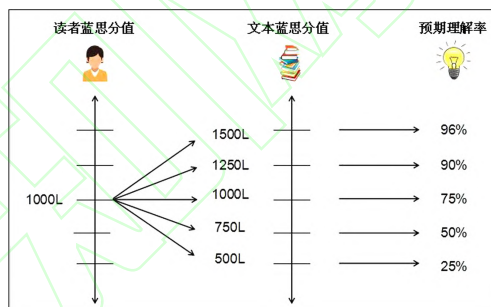
2.1.3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蓝思阅读框架由美国阅读学会、大学教授、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专家等共同研发，可以匹配读者的阅读能力和读物的难度等级，从而辅助教师、家长为孩子选择合适的读物^[15]。蓝思阅读框架使用数字加字母“L”作为衡量难度的度量标尺，难度范围从0L到2000L，数字越小表示阅读能力或阅读难度越低，反之则表示阅读能力或阅读难度越高。蓝思阅读框架从读者阅读能力和文本阅读难度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使用的是同一个度量标尺，读者蓝思测量与文本蓝思测量共同应用，从而帮助读者选择一本难度水平适合的书或阅读材料。

如果一个读者的蓝思分值为1000L，那么他对分值为1000L的蓝思文本的理解大约为75%，如图2所示。75%的理解率表明读者有自信、有能力掌控文本，能够表现出自己对所读文本的理解，是有收获的阅读体验。读者也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书（预期理解率在75%以下），或者更加容易理解的文本（预期理解率在90%或者更高）。

2.2 阅读分级标准之间的参照和转换

无论是A-Z分级法，还是阅读发展评价体

图2 蓝思分值为1000L的读者对不同蓝思分值文本的预期理解率^[16]

系(DRA)，或是蓝思阅读框架(Lexile)，都是对阅读能力和分级标准的精确量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注重阅读难度的循序渐进。A-Z分级法采用电脑软件和专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图书进行分级，注重图书的内容、深度等主观因素；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RA)测试与我国的语文考试类似，但是其考核内容与目标更为清晰，测试的方式与结果也更具参考价值；蓝思阅读框架(Lexile)的分级标准精确、量化、可操作性强，是一种差异化阅读教学的综合应用工具。

但是，无论哪一种阅读分级标准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A-Z分级法不能对不同级别读者的阅读水平进行测试，导致能力相差较大的学生，可能不得不阅读相同难度的材料以及接受相同水平的阅读指导；蓝思阅读框架过于侧重文本的句法特征来确定文本的难度，对文本内容的思想性、艺术性等主观性因素判断不足。因此，美国的主要分级标准之间是可以相

互参照和转换的。大部分的阅读分级体系都会与其他的分级系统合作，提供至少两种以上分级方式的参照和转换表，方便读者选择阅读材料，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阅读分级标准之间的参照和转换如表 1 所示。

表 1 美国三种主流阅读分级标准之间的参照和转换^[17]

参考 年级	A-Z 分级 法 /GRL	阅读发展评价 体系 (DRA)	文本蓝思测量 (Lexile)
幼儿园	A	A-1	
	B	2-3	BR
	C	4	
	D	6	
	E	8	
1 年级	F	10	
	G	12	190L-530L
	H	14	
	I	16	
	J	18	
2 年级	K	20	
	L	24	420L-650L
	M	28	
3 年级	N	30	
	O	34	520L-820L
	P	38	
4 年级	Q		
	R	40	740L-940L
	S		
5 年级	T		
	U	50	830L-1010L
	V		
6 年级	W		
	X	60	925L-1070L
7 年级	Y		
	Z	70	970L-1120L
8 年级	Z	80	1010L-1185L
9-12 年级	Z+		1050L-1385L

根据不同分级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读者或图书接受不同方式的分级测试，得到代表不同阅读水平的数字或字母，便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材料。综合应用几种不同的阅读分

级方式，最终可以更加准确地为读者选择阅读材料提供支持。

3 针对语文课标推荐书目外国名著的测评实验

鉴于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和权威的面向中文图书的分级阅读标准，因此对中文图书的阅读分级暂时无法实现。故本研究以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标推荐课外读物中的外国名著（汉译本）作为测评的中介，通过外国名著译本这一中介载体，使得本研究可以采用英美主流的分级标准对这部分名著（汉译本）的英文原版进行阅读分级测评，从而间接衡量我国语文课标推荐读物的阅读难易和水平。进而，推测这部分外国名著的汉译本，具体适合哪个年级或年龄，适合拥有怎样的阅读能力的读者阅读。这一测评实验虽然只是针对语文课标推荐书目中的外国名著（汉译本），从样本选择上有一定局限性，且翻译本身可能带来一定的阅读理解方面的差异性，但青少年自主阅读的根本目的，除了字词篇章等认知层面的习得之外，更主要的是认识和接受作品中的价值观、世界观，这一影响对涉世未深、身心正在发育的青少年而言，作用更为重要和巨大。显然，课标课外书目之所以推荐诸多外国名著，其意义即在于此。因此通过这一测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锚定一个针对青少年阅读难度和阅读能力水平的参照性框架。

具体测评路径如下：

(1) 列出《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外文部分课外读物的书名，分别在 A-Z 分级法官方网站、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网站、蓝思官方网站以及其他相关网站上查找出每本书的英文原著的阅读分级难度分值。

(2) 根据美国青少年与中国青少年学生年龄或年级的换算和对比，从而推断出这部分图书的阅读难度及其对我国不同年龄和年级的青少年阅读能力与阅读水平的要求。

3.1 同一作品不同版本的分级测评

同一本图书不同版本的阅读难度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国外同样如此。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建议阅读的《格列佛游记》为例，

在各个阅读分级系统中输入书名和作者信息后会出现不同版本的书籍信息和分级情况。

在蓝思官方网站上输入《格列佛游记》的英文书名“Gulliver’s Travels”和作者“Jonathan Swift”进行高级检索，得到 25 个结果，去除重

复收录的版本和相同的难度分值，最终筛选出 13 本不同难度的版本。依据 A-Z 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以及蓝思指数的转换表，按照分值从低到高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版本的《格列佛游记》阅读难度的差别。

表 2 不同版本《格列佛游记》的阅读分级结果

《格列佛游记》ISBN 号	页数	A-Z 分级法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9781599666655	44	L-M	24-27	530L
9780794512064	64	L-M	28-29	590L
9781434204493	72	M	28-29	620L
9781616510794	88	N	30-33	710L
9781591940210	262	Q-S	40-50	890L
9781424005390	240	V-X	60-70	1020L
9781402726620	160	X-Y	60-70	1040L
9781562549022	64	Z	70-80	1060L
9780141366302	448	Z+	80	1150L
9780192833778	416	Z+	80	1210L
9788184770285	422	Z+	80	1300L
9780192798978	94	Z+	80	1330L
9781402743399	320	Z+	80	1370L

由表 2 可以看出，同为《格列佛游记》，不同版本的阅读难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阅读难度最低的是一本页数为 44 页的儿童简读本，A-Z 分级为 L-M 级，DRA24-27 分，蓝思指数 530L，建议年龄在 6-9 岁之间，一年级至四年级之间的学生阅读；阅读难度最高的是一本 320 页的未删节本，A-Z 分级为 Z+ 级，DRA80 分，蓝思指数 1370L，建议年龄在 10-18 岁的学生或者 18 岁以上的成人读者阅读。“未删节版”通常是作者最初写作的版本，书籍内容的完整度最高，阅读难度往往也最大，因此适合阅读水平较高的读者阅读。其他的版本都是在“未删节版”的基础上进行的

改编和删节，或者为了迎合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而增加了图画，帮助他们理解书中文字的意思。

由此说明，把同一本名著推荐给不同年级和阅读能力的读者，并不是仅仅提供一个书名就可以，而需要考虑版本的差异，提供版本的差异选择。

3.2 小学与初中推荐书目外国名著的阅读分级测评

本文选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中的外国名著（汉译本）的英文原著，分别按照 A-Z 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和蓝思阅读框架的方式进行阅读分级测评，详见表 3。

表 3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外国名著推荐书目的阅读分级测评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1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	Q-R	40	860L
2	《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	Z	70	1060L
3	《伊索寓言》	伊索	Z	70	1090L
4	《鲁滨逊漂流记》	丹尼尔·笛福	Z+	80	1170L

(续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5	《格列佛游记》	乔纳森·斯威夫特	Z	70	1330L
6	《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	Z	70	1040L
7	《海底两万里》	儒勒·凡尔纳	Z	70	1030L
8	《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	U-V	50-60	970L
9	《一千零一夜》	佚名	Z	70	1050L
10	《基地》	艾萨克·阿西莫夫	Q-R	40	830L
11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J.K. 罗琳	S-V	40-50	880L
12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逊	Z	70	1340L
13	《金银岛》	罗伯特·史蒂文森	Z	70	1070L
14	《绿野仙踪》	弗兰克·鲍姆	X	60-70	1090L
15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刘易斯·卡罗尔	Y	60-70	950L

从以上书目的阅读分级情况可以看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建议阅读的这部分推荐书目的难度等级基本都在 A-Z 分级法 Q 级以上、DRA40 分以上、蓝思阅读框架 800L 以上。测评结果表明,这些作品适合年龄在 9-14 岁之间、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阅读。

根据阅读分级结果发现,这部分书籍具有一定的难度,不适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阅读。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学生,也必须在具备一定的识字量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条件下才可以读懂。此外,即使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这样貌似简单的故事读本,如果不是简

写删节本,也需要在四年级左右才能真正达成理解。考虑到国别和文化的差异性,中国的小学低年级学生在阅读这些书籍仍然会有相当困难,小学五年级以上的高年级学生才能达到流畅性阅读,而不产生阅读障碍。

3.3 高中阶段推荐书目外国名著的阅读分级测评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阅读的课外读物包括各类中外文小说、散文、剧本、语言文学理论著作、当代文学作品等。本文选取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中的英文译著书目,按照 A-Z 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和蓝思阅读框架的方式进行阅读分级测评,详见表 4。

表 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外国名著推荐书目的阅读分级测评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1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Z+	80	1390L
2	《堂吉珂德》	塞万提斯	Z+	80	1500L
3	《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	Z+	80	1340L
4	《欧也妮葛朗台》	巴尔扎克	Z+	70-80	1210L
5	《匹克威克外传》	狄更斯	Z+	70-80	1210L
6	《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	Z+	70-80	1180L
7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莫泊桑	Z	70	1080L
8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欧亨利	Z	70	1090L
9	《老人与海》	海明威	Z+	80	1370L
10	《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	Z	70	1070L
11	《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	Z	70	1010L

(续表)

序号	书名	作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12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	Z+	80	1240L
13	《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	Z+	70-80	1190L
14	《红与黑》	司汤达	Z	70	1080L
15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	Z	70	1030L
16	《麦田里的守望者》	杰罗姆·塞林格	Z+	80	1330L
17	《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	Z+	80	1410L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阅读的这部分外国名著难度等级基本在 A-Z 分级法 Z 级以上、DRA70-80 分、蓝思阅读框架 1000L 以上，适合年龄在 15 岁以上，或者九年级以上的学生阅读（美国的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三年级）。A-Z 分级法的 Z 级和 DRA70-80 分均已达到各自阅读分级系统的最高级别，表明这部分书籍的阅读难度较大；蓝思阅读框架 1000L 以上的分值也表明，这部分书籍适合美国的高中学生或成人读者阅读，尤其是蓝思阅读框架 1400L 以上对于阅读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显然，《百年孤独》《堂吉珂德》这样的名著对于我国的普通高中生会构成一定的阅读难度。当然，不同的孩子阅读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不同的读者存在向下兼容和向上拓展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倡导自主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4 我国青少年自主阅读指导与阅读分级思考

自主阅读是读者借助文本与作者对话的心理过程，是对文本解读的补充、迁移和延伸。自主阅读的范围是开放的，阅读的方式也是自由多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少年的自主阅读不需要专业人士的干预和指导。教师、家长以及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人士不仅需要向青少年提供阅读推荐书目，更需要给予他们正确的阅读方法指导，以培养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逐步形成自主阅读的意识与能力。而在阅读指导过程中，将难度合适的作品与能力相当的读者相匹配，对于青少年的自主阅读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阅读分级”在国外被证明是一种很好地进行个性化教学，增加学生自信心的行之有效的阅读指导工具。A-Z 分级法和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主要对美国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进行阅读分级和阅读指导，蓝思阅读框架的读者蓝思测量则可以包括高中学生甚至是成人读者。目前美国各级各类的图书馆、出版物都提供了多种阅读分级标准的检索项，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需求来检索相关的分级读物。

4.1 亟待建立中文书目的阅读分级框架

中国的分级阅读标准显然需要针对中文书目。目前，我国还没有比较权威和统一的中文阅读书目分级标准。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和以英文为代表的表音文字分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二者在字词义项和语法规则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很明显中文阅读书目的分级不能简单照搬英文阅读分级系统。

2016 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发布了《上海市中小学汉语分级阅读标准研制项目研究方案》，最终成果是两个具体标准“汉语阅读能力分级标准”和“汉语阅读文本分级标准”，但两个标准至今未见公布。主要的困难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分级的“级”如何界定，是以年级、年龄和心理特质还是阅读能力；二是阅读文本的难度界定，阅读分级的关键是对文本的内容进行测量，即如何将文本中的词汇数量、频率高低，以及句子类型、难度、语法等纳入测评因素。这两方面的难点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很难制定出适合我国青少年的汉语阅读分级标准体系。

从根本上说，对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测试与分级是为了确定他们的阅读水平，界定他们在

文本阅读的精确性、流畅性和理解度上达到了哪一级具体的标准，从而衡量他们的自主阅读能力。阅读分级的最终指向是帮助青少年选择自己感兴趣并且在其阅读能力掌控范围内阅读作品和文本资料，避免因阅读内容太难或过于简单而挫伤或消磨了阅读兴趣。

4.2 学校、图书馆、出版社三者协同是关键

对于我国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测试与分级，有必要借鉴美国的 A-Z 分级法和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A-Z 分级法是通过阅读材料的分级来衡量学生的阅读水平，通常在新学年刚开学时，学生阅读一本标杆图书，读完之后回答相关问题。教师对每一位学生进行观察和记录，给出适合该学生的分级，再将学生与阅读材料相匹配^[8]。而 DRA 与我国的语文考试相比，其考核内容与目标更关注青少年阅读水平的发展和提升，测评手段与结果也更具参考价值。不难理解，只有将阅读分级在现实层面引入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之中，才能真正解决阅读能力测评的问题，阅读分级才能真正落地，否则阅读分级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空中楼阁。

蓝思阅读框架的最大特点是读者与文本的匹配，只要知道读者的蓝思分值和文本的蓝思测量结果，就能把读者与文本进行匹配，最大化读者的阅读效果，同时又不会破坏他们的阅读兴趣。蓝思阅读框架最具借鉴之处在于如何通过文本的句法特征来确定文本的难度，对于这一点，显然不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关心的问题。而对于出版行业来说，研究阅读文本的可读性和复杂性才应该是其应该关注的重点所在。

分级阅读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面向青少年进行阅读推广阅读显然是重要的。现状是学校的阅读教育以课堂课标为中心，无暇关注学生的自主阅读；在课外家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去有效指导和帮助孩子自主阅读，从而出现了一个青少年自主阅读及其导读的真空地带，而

这一空间恰恰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和导读的着眼点。相比于学校和家庭，图书馆才是青少年真正进行自主阅读的地方，图书馆提供了青少年读者在其阅读能力水平上向下兼容和向上拓展的探索可能，提供了从个体出发，针对每一个青少年读者的导读和阅读推广。

5 结语

美国教育部与蓝思公司合作，根据蓝思标准制定了每一级学生应达到的核心标准。学生在 K-12 年级中必须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一些高质量的、具有挑战性的文学和信息类作品，为大学和职业准备建立基础。美国的州立图书馆面向儿童的阅读服务，主要针对青少年及其老师和家长。美国州立图书馆提供的儿童服务很多与各州的教育项目结合。以特拉华州立图书馆为例，除了文献借阅、数字阅读等常规服务之外，还通过“NoveList”向青少年读者提供适合其年龄阶段的书籍列表^[9]。

现阶段我国青少年阅读分级研究的力量是分散的，图书馆、出版社、学校、家庭四者之间既缺乏整合和联动，也缺乏对于各自任务的明确界定。众所周知，青少年自主阅读和阅读分级事关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提高、阅读习惯培育、阅读品位养成等“终身大事”，理应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在学校、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开展广泛的协作研究。只有培养正确的自主阅读方法和习惯，进而发展出独立思考、创新创造的能力时，青少年才可能拥有良好的阅读适应性与学业成就。

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简便且直接的分析视角，但由于英语体系的阅读分级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汉语体系，这使得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过作为一项前导研究，本研究可以为我国青少年自主阅读和阅读分级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为中文图书的阅读分级标准和体系的建立提供路径和参照。

参考文献

- [1] 2010 KIDS COUNT Data Book [EB/OL]. [2019-09-26]. <https://www.aecf.org/resources/2010-kids-count-data-book>.
- [2] 皮江红, 徐立蒙. PISA阅读素养评价标准与青少年阅读力培养[J]. 中国出版, 2018 (12): 20-22.
- [3]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 [EB/OL]. [2019-05-08]. http://www.jyb.cn/china/gnxw/201609/t20160914_673089.htm.
- [4] 姚安娣. S·弗雷内的“主动阅读法”简述[J]. 教

- 育评论, 1997(3): 52-53.
- [5] 宋丽丽. 接力出版社分级阅读研究[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14: 43.
- [6] 陈晶. 美国“阅读标准”对我国未成年人阅读素养提高的启示 [J]. 当代教研论丛, 2017 (6): 30-31.
- [7] 首个阅读标准诞生 获得著作权保护[EB/OL]. [2019-05-09]. <http://media.people.com.cn/GB/9588967.html>.
- [8] 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 [EB/OL]. [2019-05-09]. <https://wenku.baidu.com/view/9e96dd9f9b6648d7e0c74644.html>.
- [9] 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 [EB/OL]. [2019-05-09]. <https://wenku.baidu.com/view/25297c21dd36a32d73758192.html>.
- [10]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EB/OL]. [2019-05-09]. http://www.nwccw.gov.cn/2017-06/27/content_163685.htm.
- [11]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EB/OL]. [2019-05-09]. <http://www.ruiwen.com/gongwen/tiaoli/201035.html>.
- [12] 叶丽新. 分级阅读标准研制中的基本问题[J]. 上海课程教学研究, 2016(6): 68-77.
- [13] 姜洪伟. 美国阅读分级方式简评及思考[J]. 出版发行研究, 2010(10): 10-14.
- [14] DRA Reading Assessment Levels [EB/OL]. [2019-05-13]. <https://study.com/academy/popular/dra-reading-assessment-levels.html>.
- [15] 罗德红, 余婧. 美国蓝思分级阅读框架: 差异化阅读教学和测评工具[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3(10): 90-93.
- [16] 认识蓝思指数 Lexile [EB/OL]. [2019-05-15]. https://www.sohu.com/a/208554492_741979.
- [17] Reading Level Chart [EB/OL]. [2019-05-16]. <https://www.booksource.com/reading-level-chart>.
- [18] 李欣. 美国中小学生学习阅读分级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6-58.
- [19] 葛梦蕊, 杨思洛. 美国州立公共图书馆少儿服务及启示[J]. 图书馆学研究, 2016(14): 80-88.
- 申艺苑 女, 东南大学图书馆, 馆员。研究方向: 阅读研究、学科服务研究。作者贡献: 论文撰写与修改。E-mail: syy@seu.edu.cn 江苏南京 210096
- 袁曦临 女, 东南大学图书馆;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研究馆员,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阅读研究、信息素养研究、学术资源评价。作者贡献: 提出研究思路、修改意见及定稿。江苏南京 210096
- (收稿日期: 2019-06-26 修回日期: 2019-10-18)